

辞书研究

CISHU
YANJIU

■ 略谈汉语辞书的演进

生僻字音义的探索

词的移位现象与训诂家的解释

■ 关于《英华大词典》(上)

综合性外汉词典编纂中的几个问题

社科术语的汉语译名及释义问题

■ 读新《辞源》引证《聊斋》的词条

《诗经词典》的编纂

新词新义小集·新学科学名解释

辞书研究

一九八五年第三期

(总第三十一期)

上海市报刊登记证第二八六号

定价五角

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

上海辞书出版社发行所发行

上海陕西北路四五七号

辞书研究编辑部编辑

上海市印刷十二厂印刷

辞书研究 (双月刊)

一九八五年五月

1		辞书形式也要百花齐放(短论)
2	刘叶秋	略谈汉语辞书的演进
		·《英华大词典》编纂研究专辑·
11	陈 原	关于《英华大词典》——纪事、随想和词汇学探索(上)
22	徐式谷	综合性外汉词典编纂中的几个问题
33	费嘉乐	谈《英华大词典》(修订第二版)
37	党风德	《英华大词典》(修订第二版)修订工作漫谈
		·我和词典·
42	王 戎	我和词典
45	魏同贤	我的不开口的老师
48	李景白	生僻字音义的探索
55	谢栋元	词的移位现象与训诂家的解释
61	谢纪锋	略论“读若”
64	姚 奔	社科术语的汉语译名及释义问题
72	江希和	双语词典的标注处理问题
78	王自强	辞书索引的编制
		·杂 谈·
83	马国金	谈隔音符号的使用
85	秦振庭	后编词典怎样利用前编词典
87	朱积孝	重视做好引得工作
89	刘玉宁	《英汉数学词汇》(第二版)的失误
96	夏家麟	小评《新闻学简明词典》
99	张毓璜	读新《辞源》引证《聊斋》的词条
106	张振兴	评《普通话闽南方言词典》

112	刘正琰	《汉语外来语词典》编纂过程中的感想
117	彭高琳	《诗经词典》的编纂
· 人 物 志 ·		
123	王 尧	介绍《藏汉对照拉萨口语词典》及其主编于道泉教授
· 辞书学知识 ·		
131	杨 楷	辞书学名词解释(六)
· 释义探讨 ·		
138	鲍善淳	释“丛祠”
140	熊 飞	“团头”小考
· 资 料 ·		
143	潘安荣	《俄汉大辞典》史料选辑
150	李 鉴	1984 年我国出版辞书编目
· 新词新义小集 ·		
152		[大包大揽][动迁][拆迁][拚搏]
153		[商调][影视][整改]
154		[老化][伯乐]
· 新学科学名解释 ·		
155		比较文学 比较经济学(卜东新)
156		语用学(永真)
补白	香港举行词典学研讨会(41) 苏联俄语出版社辞书出版计划(60)	

辞书架 读者 · 作者 · 编者

辞书形式也要百花齐放

本刊今年第一期短论《跨进辞书改革的新春》中，在提到“辞书现代化的一切环节中，辞书内容的现代化是第一关键”之后，提到“还应当创造多样的生动的辞书形式”。提到辞书形式问题，是因为近几年来我国令人高兴地出版了诸多品种的不同内容的词典，它们的结构形式虽然不能说相互间毫无差别，大体上却是处于一种多少凝固了的共同模式之中，这种状况已在辞书使用者中、也在辞书编纂者中成为一个问题而有所议论，并愿望有所创新、有所突破。

本来，按内容和形式在其辩证关系中统一这一认识，一部词典的内容决定它的显示自己的特性的特殊形式，有其内在的必然，是合理的。从而，多种不同内容的词典形成并展开为多样的各具特色的辞书形式，便是当然的事情。

把具有特殊内容的各种词典都框入一种结构形式，这在理论上，大概或主要说来是在于维护辞书形式的共性和坚持传统的辞书形式；在实践上，理由于是就是有规可循、驾轻就熟。但是，共性从来就是特殊性的一部分或一方面的概括；特殊性从不瓦解共性，倒是丰富和发展共性。我国辞书编纂的历史表明，自《尔雅》、《说文解字》到《辞源》、《辞海》，辞书形式的传统恰恰不是固定的而是进展的，变化的动力就在于历史的划时代的发展赋予辞书以新内容的同时创造了辞书的新形式，发展了辞书形式的共性。

应当肯定，辞书界已开始出现根据所编特殊内容的词典的要求创造特殊形式的尝试。这尽管还是个别的现象，然而也已引起了读书界的关注。我们认为这种尝试应当得到鼓励，而社会实践将必验证这种尝试在开创辞书编纂新局面的实践上、在改革辞书工作的实践中的意义和价值。

现在有许多辞书在编纂中，有许多词典在计划编纂中。我们预期，在增长辞书品种的同时，和内容的完善一起，能出现多样新的辞书形式，促使辞书在形式上也百花齐放。

略谈汉语辞书的演进

刘叶秋

对汉语辞书的起源、发展和演变的过程的探讨，是辞书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我认为必须密切结合时代对辞书的要求与辞书本身的内容形式在历史中所起的作用来考虑，才能显示源流演变，说明问题。

— 《史籀》十五篇，是见于

著录的最早的字书，为周时史官教学童诵读识字的课本，王国维谓所写为周秦间西土文字，实即大篆之一种。秦统一后，李斯撰《苍颉篇》（苍，亦作“仓”）七章，赵高撰《爱历篇》六章，胡毋敬撰《博学篇》七章，作为“书同文”的一篆范本。西汉的间里书师合此三书为一，统称《苍颉篇》，断六十字为一章，共五十五章，三千三百字。武帝时司马相如作《凡将篇》，元帝时史游作《急就篇》，成帝时李长作《元尚篇》，都是同类字书。其后，扬雄复作《训纂篇》，顺续《苍颉》；班固又续扬雄作十三章。东汉和帝时贾鲂更续《训纂篇》作《滂喜篇》，系统相承，迭有

增改。晋人以凡五十五章的《苍颉篇》与《训纂篇》、《滂喜篇》合称《三苍》。清段玉裁云：“自《仓颉》至《彦均》（按《滂喜篇》终于“彦均”二字，故亦称《彦均》），汉魏时，盖皆以隶书书之，或以小篆书之，皆间里所教习，谓之史书。”①按《汉书·扬雄传·赞》：“（扬雄）

① 段玉裁《说文解字注》第十五卷上。

以为经莫大于《易》，故作《太玄》；传莫大于《论语》，作《法言》；史篇莫善于《仓颉》，作《训纂》。”这里呼《仓颉》为“史篇”，“与“史书”同义，指的就是这种供学童诵读的字书。《汉书·艺文志》谓：“太史试学童，能讽书九千字以上，乃得为史。”可见这种书叫作“史篇”或“史书”，乃作小史的必读书之义。而汉代试学童讽读的，大约是“尉律”之类。段玉裁又言：“自《仓颉》至《彦均》，章皆六十字，凡十五句，句皆四言。《凡将》七言，《急就》前多三言，后多七言，惟《元尚》无考耳。”①证以敦煌所出《仓颉》三篇的隶书残卷，皆四字为句，二句一韵，可见段氏之说甚确。这种字书，取常用字按韵编次，要句子整齐，便于诵读，使学童识字形，知字义，能读能写，与讲“六书”的字典无关。后来南朝梁周兴嗣编《千字文》，五代时民间编《百家姓》之用四言句，②宋王应麟编《三字经》之用三字句，皆《仓颉》以来字书的一脉相传。

两汉王朝都曾积极采取搜求典籍、征集学士、整理文献的措施。成帝、哀帝时刘向、刘歆父子之校书编目，固不待言。西汉宣帝时，以《苍颉》多字，俗师失其读（不知文字音义），征齐人能正读者，张敞从受之，传至外孙之子杜林，为作训故；平帝元始中，征天下通小学者以百数，各令记字于庭中，扬雄取其有用者以作《训纂篇》。汉人校正文字，编撰字书，就在这样的要求下进行。《史籀》、《苍颉》之类，本皆有字无说，自此有《苍颉传》、扬雄《苍颉训纂》、杜林《苍颉训纂》和《苍颉故》，解释文字训诂，开唐颜师古、宋王应麟注《急就篇》的前例。东汉初年，光武帝“爱好经术，未及下车，而先访儒雅，采求阙文，补缀漏逸”；灵帝熹平四年也曾命令诸儒“正定《五经》，刊于石碑，为古文、篆、隶三体书法以相参检，树之学门”③，又为唐人“字样”之先河。

① 段玉裁《说文解字注》第十五卷上。

② 宋王明清谓《百家姓》似是两浙钱氏有国时小民所著。说详《玉照新志》卷三。

③ 见《后汉书·儒林传》上。

上述诸字书，自大篆而小篆而隶书，字形不断在演变，字数不断在增加，正是时势使然。因为先秦文字的古音古义，汉代一般人已不能知，所以需要学者来“正读”，战国末年形成的“六书”理论，至汉也以篆书的用途狭而逐渐消沉，有待申明。于是汉儒汇辑古代经传训诂，以成《尔雅》；许慎综括“六书”，以成《说文解字》，适应了汉代尊崇儒术的讲经要求，完成了各自的历史使命。

汉儒于六经、诸子、文、史都作过注释，但如《尔雅》之分类解说，使词有所属，以今言释古语，以通语释方言，或解字义，或说字音，包括多种方式，尚为前所未有。《说文解字》亦为解经而作，整理小篆，创造部首，使字有所归，虽从分析文字形体入手，而并重音义，同样保存了汉代和以前的不少文字训诂材料，《史籀》、《苍颉》诸篇内容俱经吸收，带有总结的性质。其他如汉扬雄撰《方言》，博考各地方言，兼采周秦旧籍的材料，以辨古今语言之异同；刘熙撰《释名》，专用音训，以音同音近之字解说词义，都说明汉人训诂之注重字音。

可见战国秦汉为汉语辞书的萌芽奠基时期。这一时期不只使多种辞书，由无到有，为其编撰开拓了广泛的领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且从说经的内容变为独立的文字训诂专著。如《尔雅》、《方言》、《说文解字》等，实际是创建了辞书的纪元，产生深远的影响，值得大书特书。

二 对古汉语辞书的探讨，离不开文字训诂的研究；辞书编撰体例的改善，也往往与文字训诂之学的发展相应，两者的关系是相辅相成、彼此促进的。因此必须掌握每一时期辞书变化的主要特点，才能辨别主次，进行分析。我们由战国秦汉往下推寻汉语辞书发展的过程，于魏晋南北朝时期可清楚地看出继承和演变的轨迹。论述这一点，还得从文字的形音义三方面进行考察。举主要辞书来说，魏初张揖的《埤苍》，为补充《三苍》之作；《古今字诂》与《说文解字》的文字形义虽常有歧异，仍属同类书。晋吕忱的

《字林》，是从许多典籍搜求异字，以补《说文解字》之缺，而用隶书为主体，如北魏江式所说“文得正隶，不差篆意”^①。江式的《古今文字》，亦祖述《说文》，兼收篆隶。可见魏晋时期，篆书的实用价值，不断削减，《字林》之以隶为主，即反映了这一情况。

到了南朝梁顾野王《玉篇》，楷书（今隶）取代篆书的形势，已非常明显。这部书的内容和体例，都有相应的变化。《说文解字》主要讲字形，根据“六书”的条例从形体上解说字义，并引经书、古语、方言、俗语等，以相证释；用“读若某”、“读与某同”等的直音方式来注字音。《玉篇》开始正式用楷书作字头，由讲字形，转向着重字义的解说和字音的标注，这在继承《说文解字》传统的基础上有了很大的演变。因为就汉字的形、音、义三方面说，自篆而楷，篆书笔势，基本消失，除去异体、重文、简体与孳乳的新字外，字形并无多大变化，顾野王要考证古今文字形体训诂的异同，也没有必要再用“六书”来分析文字的结构。字义则在不断发展，或扩大、缩小范围，或变换、转移用法，已非《说文解字》、《字林》等书所能包括。《玉篇》由《说文解字》的简单解说，进一步补充义项，丰富引证，使释义趋于完备，并大量增收新字，正是时代现实的要求、语言文字的进化与字典本身发展的必然结果。例如“经”字，《说文解字》只有“织也。从系，丕声”六字的说解，《玉篇零卷》所收此字，则广引经典，如《尚书》、《周礼》、《周易》、《毛诗》、《公羊传》、《尔雅》以及《风俗通》等，归纳出好几条解释，如经常、经久、经营、经界、自经、十兆曰经等义，俱常见于古籍。《玉篇》所作补充，为考征文献，研究训诂，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启发后来作者注意对字义的辨析。清黎庶昌云：“《玉篇》与《说文》并重，《说文》讨篆籀之原，《玉篇》疏隶变之流”，^②这是从字典的历史发展方面，说明两者的主要区别的。

① 说详《中国字典史略》。

② 《玉篇零卷》的“经”字解说，据《丛书集成》本第四册286页引；黎庶昌语，见《书原本·玉篇》后，据同书371页引。

汉末已有反切，至魏晋后而盛行，这是随着佛教的传播、佛经的翻译而创造的。魏晋韵书的编撰使反切之法渐趋精密，李登《声类》、吕静《韵集》和隋陆法言《切韵》的相继出现，标志着审音辨韵之学的成立与字书按韵收字的开端。按《大唐内典录》北齐僧人道慧撰有《一切经音》，书虽早佚，却表现了佛学与字书的融合作用，打开了字书编撰另一新局面。《玉篇》之以反切注音，代替了《说文解字》的直音，为势所必然的一大进步。从此，字书虽仍不废直音，但已不占主要地位了。至于部首，《玉篇》基本上采取《说文解字》的五百四十部，还增出了两部。可是经过删改并调整顺序，不再沿“六书”条例以“据形系联”，而把内容有关的字排在一起，以求查检方便，亦属演进的一个方面。总之，《说文解字》着重讲字形，《玉篇》转而讲字义，实际成为和《广雅》相似的训诂辞书，这一重大变化，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张揖的《广雅》，依《尔雅》体例，补其漏列的古代训诂，增其所无的后出词语，范围广泛，征引甚博，对后世“雅书”的影响，不仅在于它的通古今之变，辨殊方异俗之言，还在于它与《玉篇》一样，承先启后，起了桥梁的作用。

应该特别提出的是字形的古今之异，有迹可寻，字音的新旧变化，推求匪易，魏晋反切的盛行和韵书的出现，对推广通语的书面读音和显示古今的语音之变，提供了方便。

东晋以来，战乱频仍，少数民族统治北方，中原之民迁徙江左，南北语音的间杂，少数民族语言之渗入汉语，方言与通语之殊的扩大范围，使语言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晋郭璞的《方言注》，以晋代方言为本，解说词语，往往兼注其音，或为正文之字注音，或为注中之字注音，足以反映这一时期的语言变化，说明古今通语方言的异同。辞书之重视注音，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开端。

三

唐统一后，由于发扬经学，适应科举考试的多方需要，以及佛教传播益广、译经益增的影响，汉语辞书的继承和建

设,有明显的发展。“字样”诸书依汉石经之例而产生,孙愐《唐韵》据陆法言《切韵》而修订,说明了时势的要求与系统之相沿。《字海》和《韵海镜源》等大型辞书的编撰,是发展的具体象征。但最足以显示其成就的,当属陆德明的《经典释文》与僧人玄应、慧琳的两部《一切经音义》。

《经典释文》为解说魏晋南北朝以来文字的形、音、义之变而著,重在考证字音,其所保存的唐以前经典中的文字音读和涉及经学源流的材料,很可宝贵。玄应的《一切经音义》在六朝人同类辞书的基础上,广释佛经文字,体例略如《经典释文》,而注释加详。慧琳的《一切经音义》继之而作,包罗更广,其中征引了汉魏六朝许多失传的古字书,内容非常丰富。其所引《说文解字》,多足补大徐本之脱漏,正其谬误。如卷十八《十轮经音义》卷四的“號詢”条的“號”字注引《说文》曰:“从虎,号声”,大徐即因不懂古音而删去“声”字。这两部《一切经音义》既讲单字音义,亦释语词,融合《说文》、《尔雅》于一编,为后世的词典编者提供了借鉴。

继承《说文解字》和《尔雅》这两大传统的辞书,每个朝代都在不停地演变。宋代字典中的《类篇》,虽祖《说文》,实继《玉篇》,在朝实用的方向变化。《尔雅》派词典,如《埤雅》和《尔雅翼》,不仅注释增详,而且结合常识,解说名物,已突破了《尔雅》的内容与形式的范围。宋人据《唐韵》增订而成的《广韵》和重修《广韵》而成的《集韵》,总括了魏晋南北朝以来韵书的内容,成为按韵收字的字书的典范。这类书兼讲文字形义,实具字典的效用,而一般字典,并不具备按组查同音字的功能。《广韵》和《集韵》,为审音辨韵而编撰的目的,形成了它们作为字书别体的特殊性,给近代的同音字典以及按拼音收字的其他词典提供了很好的借鉴。

辽金元之间,由于战乱频仍,文教不昌,辞书的编撰亦少。辽释行均的《龙龕手鏡》,继唐人“字样”的传统,按四声收字,以辨正、俗、今、古及或作诸体,虽体例未善,尚可聊备一格。其中多采宋辽

时通行的俗字，也反映了当时语言文字的某些变化。又金人王文郁编《平水新刊礼部韵略》，已简化韵部为一百零六，实较元阴时夫的《韵府群玉》为早，直到清人编《佩文韵府》，均沿一百零六之韵，有较大的影响。至于由宋戴侗的《六书故》到元杨桓的《六书统》、周伯琦的《六书正讹》以及元明间赵执谦的《六书本义》等讲篆字的书，欲就《说文解字》而求革新，实际是在复古，无论就文字研究或字书功用说，都没有多大价值。

汉语辞书的演化，到明清显示了长足的进展，这主要可从四个方面来说：第一，由《玉篇》、《类篇》的过渡，至明梅膺祚《字汇》的出现，是一般字典正式走向通俗化、实用化的表现。《字汇》简并《说文解字》的五百四十个部首为二百一十四，每部的字按笔画多少为先后次第，卷首附“检字”，以查找不易辨明部首的字，体例的创造性改善，使读者得到很大的方便。收字三万三千有余，亦较《类篇》为多。张自烈继编的《正字通》，又有一些改进。清人在前两书的基础上，增订为《康熙字典》，引证丰富，体例谨严，皆超过二书。其于单字下汇集各韵书的反切来注音，以参校异同，更为首创，解释之详明与收字达四万七千多，亦属空前，其成就是带有总结性的。第二，明清的方言俗语词典，虽为《方言》的绪余，实际有不小的变化。除如清胡文英《吴下方言考》之类专释一地方言者外，一般都不仅收词，而且大量汇录语句，采辑范围甚广。由明陈士元《俚言解》、张存绅《雅俗稽言》、周梦旸《常谈考误》等至清翟灏的《通俗编》、钱大昕《恒言录》等，于经史子集、小说戏曲笔记中词语和里巷琐言，皆无不征引。这不仅是方言俗语随时代而增加的结果，也表现出明清以来小说戏曲发达的影响。第三，清阮元的《经籍纂诂》，继《经典释文》之后而集大成，按平上去入四声，分一百零六部，以一韵为一卷。全书除集录经传子史本文与诸家注释外，还兼取古字书解说，正如王引之在序文中所云：“展一韵而众字毕备，检一字而诸训皆存。”唐以前的文字训诂，《经籍

纂诂》几已包括无遗。这部书是适应清代研究经学的时势需要的产物。是我国第一部大型的训诂词典。第四，清人对《说文解字》研究的发扬光大：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着重阐释字义，校订文字，并纠正许慎的一些谬说；桂馥的《说文义证》博采古训，为《说文解字》的佐证，充实了原书的内容；王筠的《说文释例》，发挥“六书”条例的内涵，极其详尽；朱骏声的《说文通训定声》，探求字音和字义的关系，尤其注意文字的通假，造诣亦高。这比前人讲《说文解字》的著作，前进了一大步，等于四部专门字典。

此外如清人《助字辨略》之讲虚词，《佩文韵府》和《骈字类编》之汇编词藻典故，都吸收了前代辞书的成果，大有提高。《尔雅》派词典如明朱谋㙔《骈雅》、方以智《通雅》和清吴玉搢《别雅》、洪亮吉《比雅》等，解释由略而详，由多类而专门，也渐渐趋向说明用法，解决阅读古籍遇到的问题。

四 随着时代社会的前进，语言文字的发展，辞书的编撰也在不断地进步。体例的由疏而密，字形的由篆而楷，部首的由繁而简，释义的由略而详，书证的由少而多，是大家对汉语的深入研究和使用的经验逐渐积累的结果。人们要求辞书字形规范，字音准确，字义完备，体例简单易查，使用方便。多年来，在这方面的改进，或大或小，一直没有停止过。所谓演进，就是不断地演变和进步，但封建社会的辞书，不论《尔雅》也好，《说文解字》也好，其后系统相承，支流百出，始终是以注释古代文献为中心，和经学有密切的关系。辞书与经传注疏的内容，有分有合，若即若离，其编撰者大部分有不同程度的崇古倾向。不发生时代社会的剧变，就很难使辞书出现较大的革新。近代《中华大字典》和《辞源》的诞生，是这种剧变和革新的标志。

由于清末以来，时代社会急剧变化，大家普遍希望得到新知识。旧辞书已无法满足读者查阅的需要，于是中华书局编的《中华大字典》和商务印书馆编的《辞源》就应运而生，在1915年出版，正

是“五四运动”的前夕。

《中华大字典》以《康熙字典》为基础编成，每个字音，只用一个反切，加注直音；分条解说字义，一条只注一义，列一证；常在字下解说复词，兼有词典的作用。书中所增收之字，大部分为近代的方言字与翻译的专科用字。内容和体例，都显示了作为一部新型字典的革新要求。

《辞源》的编者鉴于清光绪癸卯、甲辰（公元1903—1904年）之际上海的翻译书籍刚刚问世，报刊也在鼓吹文明，新名词大量出现，人不知为何语，而在外留学的少年回国后要考证文献又感到古籍浩如烟海，无从着手的状况，因此想编一部新型的辞书以解决这两方面的问题。《辞源》遂以此成书问世。这部新型词典，广收古语，博采新词，对当时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应用技术的词语，大量录入，内容符合清末到五四以前“钻研旧学”、“博采新知”的要求。它在旧辞书、韵书、类书的基础上，兼取国外辞书的长处和特点，以单字为词头，下列复词，体例亦属创新。辞书之反映现实，以此为最鲜明。它的出现及其内容和形式的变革，是时代社会的巨大影响所造成，标志着中国汉语辞书对《尔雅》以来以解经为目的的词典藩篱的突破，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有着划时代的意义。但这种改革是很不彻底的，只有解放后，才有可能使我国汉语辞书的编撰，得到有计划的安排，配合各科学术的研究，进入创新与求精的新纪元。

一九八四年十二月写于北京

关于《英华大词典》

——纪事、随想和词汇学探索(上)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所长 陈 原

1

修订版与时代

《英华大词典》修订第二版(1984年)问世了。装帧是讲究的,封面是朴实的,庄重的,书脊用红黑白金四色印书名,很吸引人,用了页边索引①来代替指形索引(thumb index),这是国内首次应用的,虽则每个字母(一般)只用16个页边索引,微嫌少一些,可毕竟是方便读者的。这次修订版已把这部书由小型(袖珍型)变为中型(大学型)。因此,它是当今英汉词典中收字最多(120,000)的词典。同它的初版本(1950年,沪;1953年,京)和修订第一版(1957年)比起来,篇幅增加了不止一倍。50—60年代,它是国内最流行(甚至可以说是唯一)的英汉词典,以其不拘一格收录各个方面各种层次的词汇而为读书界所欢迎。一部词典在34年间出两次修订版,在我国词典界是难能可贵的,应该感谢原来的编者和几次参加修订工作的专家们,他们的默默无闻的、辛勤而有益的劳动,应当受到尊敬。如果人们知道在过去20年间,曾经有过不止一次的修订稿,比如1974年就已经准备好一次稿本——那就更加值得人们尊敬了。1974年修订稿哪

① 页边索引。这个词是我杜撰的,1973年我在东京三省堂三鹰工场初次看到日本是怎样把这种索引印在词典上的。三省堂那一套エンサイス(英和,仏和,独和)每个字母印十六页页边索引,但《外来语》却是印足的,即每页都有页边索引。新出的林四郎主编《例解新国语辞典》却少得多,每个假名只印十页左右页边索引。

里能出版呢？那时连重印《现代汉语词典》也招来姚文痞的棍子，何况这充满了“封、资、修细菌”的外文词典？幸而那次修订稿没有能印出来，使这部书避免了一场羞辱——这一点，下面还要说到的。我们现在是有福的，在《新英汉词典》(1975年)之外，我们又多了一部求知的工具书了。

字典的编纂本来就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工作，修订则更难了——没有稳定的社会环境，修订字典几乎是不敢想象的。即如解放前广泛使用的商务版《综合英汉大辞典》(1928年)，就没有机会修订过。从前编双语词典，最简便的方法是拿一两部外国字典做蓝本——比如《综合》就是用《牛津》(简明)、《韦氏》(大学)和《实用标准》三书为蓝本的①(我看甚至是用一部博采三书内容编成的日本双语词典做底本的)。而新编双语词典是博览群书，加以剪裁取舍而成，这就要有一条主线，否则会成为真正乱杂无章的杂拌儿了。时下也有少数要求高的读者以此诟病《英华》，可我不这样看，我以为“杂”而不乱正是它能解决问题的诀窍所在。

《英华》这次修订版本离开《综合》初版，已经半个世纪过去了；它本身第一次问世至今也已经经历了一个世代。社会生活飞速的改变，词汇不能不起很大的变化，甚至连语音在30年间也会有所改变的。②如果将来用电子计算机排版，如果保存一个经常注意英华信息的缩影班子，那么，每年小改一次，十年大改一次，是完全可能的，当然也是必要的。

检阅一下一个单字在这些版本中释义的变化不止是饶有兴味的，而且可以证明修订是十分必需的。请以现今通行的cassette一词为例：

《综合》(1928年)：

|| *cās'sette*'. [法] ①宝匣，珠宝箱(装珠宝或重要文件等之小箱)。②[照相]乾板匣(装感光板之小扁匣，以便携带者)。

《英华》(1950年，初版；1957年，修订版)：

cassette ['kæ'set], n. (放珠宝或文件的)匣子；[像]乾板匣。

《新英汉》(1975年版)：

cassette [kɑ:'set] n. ①(放珠宝、文件等的)盒子。②[摄](照相软片的)暗盒。③

① 这里指的是：Concise Oxford Dictionary, Webster, Collegiate Dictionary, Funk & Wagnall Practical Standard Dictionary。

② 美国社会方言学派拉波夫(Labov)认为语音的变化起码要30年，此说见其代表作《纽约方言调查》。

[空]弹夹: 炸弹箱。|| ~ tape recorder 暗盒式磁带录音机。

《英华》(1984年, 修订版):

cassette[kæ'set] n. ①(放珠宝或文件的)匣子; 摄影胶卷暗匣; 弹夹。②录音带盒。③[口]盒式录音带。~tape recorder 盒式录音机。~television [TV] 盒式录像电视机。

同一个单词的语义在半世纪中起了很大的变化。由首饰匣到摄影暗匣, 从暗匣到录音用的磁带盒, 现在日常应用的 cassette 一词, 已没有人指称它为英语的外来语(这一点也很重要), 而且广泛地指录音磁带或磁带盒(现代汉语有一阵音译为“卡式”录音带)了。在这个意义上, 《美国传统》①字典说, 凡是小型的 tape cartridge 装了有限长途的磁带, 可以在“卡式”录音机或放音机上使用的, 都叫做“cassette”(见p.1315)。

由此可见, 《英华》这一次修订版是赶在时代的前面, 也就是说, 它富有时代的气息, 无愧于作为八十年代的双语词典。

再看一个有趣的例。“信息”一词, 已经进入现代各国语言的基本词汇库了——让我们比较比较 information 在《英华》三次版本中的释义变化:

information

1950年版:

n. 通知, 报告; 消息, 报道, 情报(on; about); 知识, 见闻;

[法]告发, 告诉。

举例② ● be a mine of ~ 知识的宝库。

● ~ bureau 情报局。

● lay ~ against (a person) 告发(某人)。

1957年版:

n. 通知, 报告; 消息, 报道, 情报(on; about); 知识, 见闻;

[法]告发, 告诉。

举例 ● be a mine of ~ 知识的宝库。

● ~ bureau 情报局。

● lay ~ against(a person) 告发(某人)。

● ~ film 新闻电影, 新闻片。③

① *The Heritage Dictionary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1980年。

② 这里是摘引几个例子, 原书例句很多。

③ 着重点是笔者加的, 原书无。